

我们 七七级

佟雪 主编
WOMENQIJI WOMENQIJI



我们七级

佟雪 主编
WOMENQIJI WOMENQI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七七级/《我们七七级》编委会编.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328-6150-7

I. 我… II. 我…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779 号

编 委 会

吉发涵 孙建生 李壮利 杨学锋
张 华 张树铮 单保江 贺立华
谭好哲 蔡宛柳(按姓名笔画为序)

相约小树林 (代序)

30 年的岁月磨灭不了心中的珍贵记忆,重返母校依旧一片赤子之情。2007 年 10 月 5 日,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纪念参加高考 30 周年“相约小树林”主题聚会活动在山东大学新校(今山大东校区)文史楼旁小树林如期举行,从四面八方赶回母校的五十多位七七级同窗兄弟姐妹与当年的老师们久别重逢,一声声深情的问候,一遍遍真诚的祝福,说不尽的相见喜悦,诉不完的思念之情。大家共同回顾 30 年前恢复高考给我们国家、给我们七七级每位同学的人生道路带来的巨大变化,一起缅怀当年在山大校园度过的四年美好大学生活,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无限感慨和激动。

没有经历过 1977 年高考的年轻一代学子,或许难以充分理解当年恢复高考制度给我们七七级这一代人带来的那种终生难忘的兴奋与惊喜。在我们中华民族饱受十年“文革”动乱的折磨、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政治局势乍暖还寒的日子里,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魄力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断然推翻了那年教育部第一次招生会议确定的维持高校“推荐”方式招生政策,并决定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制度,从而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上演了 1977“高考在冬季”的壮观一幕,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诞生了“七七级”这个内涵丰富的专用名词。正如我

们尊敬的曾繁仁老师在聚会上所说:1977年的恢复高考和1977级的出现,对于我们山东大学的重大意义,对于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对于我们国家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发展道路的重大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的。

具体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级这届颇为“特殊”的学生来说,既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受益者,其中绝大多数又是经历过“文革”动乱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受害者,尤其是我们中间的一些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们是在即将走进高考考场的前夕因为突发的政治动乱而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尔后一等就是漫长的12年;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学也差不多都有着进工厂做工、下乡回乡务农、参军当兵等种种人生经历,是恢复高考的政策,使大家有机会从各行各业重新走进了大学的校园,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发展轨迹。更为难得的是我们走进了山东大学这样著名的高等学府,得到了众多知名教授的精心教诲和指导,这实在是我们七七级学子永远的幸运。有缘于此,在我们这些七七级同学的心中,对于当年恢复高考制度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也许比一般人们的感受更为深切和直接,对于母校山大和当年授业老师们的感情,也许比别人显得更为朴实与厚重。

四年的山大求学生活给我们这批七七级学子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其中令我们感受颇深难以忘怀的一点是,作为正规招生制度中断12年后首批通过高考进入山东大学的学生,我们似乎得到了师长们格外的偏爱。当年中文系劫后尚在的一批著名老教授,不顾年老体弱纷纷为我们开设选修课和专题研究课,我们在校四年的各门主要专业课程,都是一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教授们给主讲的。高水平的教学,使我们这届七七级学生打下了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也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山大学术的博大精深

深和一流大学的天然优势,感受到了山大师长们对学生的殷切希望与感情。就在我们这次纪念参加高考 30 年聚会的准备过程中,大家商议每位同学写篇回忆性文章编成文集作为永久的怀念,我们当年的授业老师们闻知后,也纷纷写出了自己当年与七七级学子四年相处的情真意切的文字,这将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们与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自己首届弟子的合作著述,可以说不仅是空前的,今后恐怕也难以出现这种教育史上的奇观。大家从中看到我们当年在求学道路上的艰辛与坎坷,我们的奋斗与拼搏,我们大学生活的快乐与追求,我们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情谊,可以了解一个更为生动、真实的七七级。也是在这次聚会前夕,我们当年的级主任于维璋老师,用了好几天的时间一一回忆我们整个年级同学的情况,从而在与同学见面时马上就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说出当年的分配去向。这种师生间的情谊,同样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30 年的岁月悠悠流逝,当年走进山大校园的我们这些七七级们,早已分散在四面八方,为祖国的发展富强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人生的事业进行着努力的拼搏。当年山东大学培育我们成长,而今我们也以自己的成就回报着母校。就我们中文系七七级同学来说,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已事业有成,在各领域、各部门发挥着骨干作用。有许多同学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有许多同学成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有许多同学成为媒体的高级编辑、高级记者。但我们中的每个人,不论身处何地,职位多么显赫,成就多么骄人,对于母校山大的感情都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会时时想到让母校以学子的成就而骄傲。在这次聚会上,当我们的吴开晋老师充满激情地喊出:在我们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中,没有一个因为腐败被拉下马来,这令我们做老师的特别自豪的时候,大家

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示着我们有信心让老师们永远自豪下去,因为我们在山大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还在山大淳朴校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不仅知道怎样好好做事,还深深明白如何做人!

30年前我们走进山大,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文史楼旁那片引人注目的小树林,此后四年小树林便成为我们读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林中苦读英语文章,在林中吟诵唐诗宋词,在林中领略明月清风……在当年条件简陋没有什么景观的山大新校校园中,小树林自然成为我们最好的去处,即便课间休息之际,站在我们教室外的平台上,似乎也伸手可触及小树林的青枝绿叶。30年后重返母校,山大新校校园的变化几乎令我们难以辨认旧时光景,唯有小树林依然生机勃勃,枝柯蔽日,只是棵棵林木更加高大粗壮了,一如我们从当年的青春焕发进入了中年的成熟。尽管岁月如斯,小树林依然令我们梦魂萦绕,依然是连接我们七七级学子与母校山大的感情纽带,相聚小树林,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渴望与向往,即使距离遥远,即使事务繁忙。这次参加高考30周年纪念聚会,当年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们,除少部分远在国外,或因工作性质不能请假及其他特殊情况外,绝大部分都应约而来。工作在济南的同学们,更是几个月前便不辞辛苦地一次次发布聚会信息,组织大家撰写纪念文章并联系出版事宜,安排具体接待工作,这一切都使大家感受到同窗情谊的温暖,感受到七七级集体的凝聚力量。大家相约,希望四年后,我们还会在小树林再次相聚,纪念我们毕业离校30周年;10年后我们再聚小树林纪念我们参加高考40周年;我们当年的系总支副书记王耀华老师更是满怀激情地倡议:30年后我们再相聚!这当是我们七七级学生和我们老师们的共同心愿,我们期待着……

目 录

相约小树林(代序) /1

师长寄语

我与七七级同学的亦师亦友情谊 曾繁仁/2

我心目中的七七级 张可礼/8

观七七级校友聚会录像感言 吕慧鹏/12

几句心里话 王耀华/13

与七七级同学共勉 姜可瑜/15

我为中文系七七级同学自豪 于维璋/17

贺联 周来祥 戴 磊/19

欣闻七七级同学返校感言 袁世硕/20

恢复高考与七七级入校的片断回忆 董治安 钱曾怡/22

闪光的岁月 吴开晋/25

七七级和新儒林长篇小说 马瑞芳/28

1977年高考阅卷漫忆 滕咸惠/33

我们七七级

迟圆的名牌大学梦 于绍斌/36

风雨兼程三十年 马池兰/41

幸运相伴三十年 马 磊/46

选择 王广令/57

不确定的记忆 王也鸣/66

往事如歌

——忆学友李安林 王 平/77

恢复高考 30 年中的王东河 王东河/82

小树林——永远的高处 王汉川/88

我和高中老师成了大学同学 王晓平/97

小树林里我们再相逢 王晓平/102

1977, 圆梦在山大 田桂民/107

1978 年日记十则 吉发涵/120

我的高考三十年 曲文军/126

何当共剪西窗烛 朱兰芝/135

校园二三事 刘绪聪/144

我参加了七七年高考 孙建生/153

七七年高考——我的转折 孙照华/156

辞妻别子上大学 李仁朝/161

往事四则 李壮利/165

梦从“七七”圆 福缘山大生 李传民/174

还记得吗, 心中那片小树林 李英魁/181

往事杂记 李 杰/184

校园逸事	李 杰/189
高考散忆	李绪洙/192
大学里的“私塾”生活	李 新/197
我的大学梦	杨玉顺/208
难忘 1977	杨刚岭/217
往事悠悠	杨学锋/222
我所经历的山东大学校庆	杨学锋/231
记忆的片断	杨秋泽/239
走进天堂	时述国/250
词两首	吴 滨/251
同班同学一家人	宋乐永/252
三十年,人生归于平淡	初志英/255
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	张元强/259
冬季的暖阳	张宇声/265
我的升学之路	张树铮/268
杂忆五章	张魁中/275
回望 1977	陈光苏/284
校园里的小树林	周寒松/288
风雨沧桑忆当年	单保江/291
在生命的拐弯处	姜鸣钧/298
说不尽的七七级	贺立华/304
感谢两个人	姚 光/313
1977 年我家出了两个大学生	秦 宁/317
那时我们正年轻	耿建华/321
单骑进山大	贾殿贻/326

我的大学梦	徐伟华/331
命运在那年冬天改变	高洪英/339
难忘大学生活	郭延萍/346
心曲 1977	曹庆文/353
高考杂忆	蔡宛柳/361
整三十年,真巧	廖 群/368
那些美好的记忆	谭好哲/373
一段难忘的经历	魏绍和/381
后记	/387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师长寄语

SHI ZHANG JI YU

我与七七级同学的亦师亦友情谊

曾繁仁

2007年是“文革”后我国恢复高考30周年,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们决定组织本年级同学与任课教师写一点纪念文章,我作为任课教师之一积极响应这一决定,写了以下一点有关的文字,以资纪念。

1977年冬,在邓小平同志的果断决策下,中国恢复高考招生,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27万。这不仅是对“四人帮”否定“十七年”教育成果、否定人类文明的有力反击,而且也是我们民族迈出低谷走向光明的象征。这是全民族的喜庆,从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总是沉浸在不断的喜悦与兴奋之中。1977年初,邓小平同志复出提出自己要当教育事业的后勤部长,并开始领导“拨乱反正”事业。为此,教育部组织了高校的三十多位文科教师集中在北京虎坊桥旁的国务院招待所,组成教育部写作组写作批判“四人帮”“左”的教育路线的文章,及时贯彻小平同志有关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指示精神。因此,我们写作组有条件较早地听到小平同志与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关教育问题的最新指示。小平同志与万里同志等于1977年8月初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作出恢复高考招生的决定。这一精神我们是较早知道的。当时真的是高兴极了。因为,“文革”中高校停办,后来又传

出“只办理工科”，整个高校的命运和我们这些高校教师的命运都是未知数，心里老是忐忑不安。高考招生的恢复给我国高校与高校教师指明了前途。因此，我们特别高兴。而且 1977 年 8 月 18 日，我有幸在北京参加了欢庆党的第十一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庆祝活动，宣布打倒“四人帮”，结束十年“文革”，心里特别兴奋。因为，1966 年开始“文革”，那时我才 25 岁，到 1977 年整整 11 年过去了，基本上都在运动中度过，从 25 岁到 36 岁，人生这最好的时光就这样荒废了。现在，“文革”终于结束，我们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业了，我们的祖国也将结束动乱走上正轨，这难道不是一件最令人高兴的事情吗？因此，广大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游行欢庆。我们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参加了北京的游行方队，我还作为旗

曾繁仁先生
(左)参加七七级
纪念高考 30 周年
聚会时与张华
(中)、李壮利交
谈。



学文》(原稿王述来)和《学文》(原稿王述来)等

手之一走在教育部队伍的前面。晚上我们与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通宵达旦欢歌畅谈,大家都对祖国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憧憬。不久我们写作组完成任务各自回到工作岗位,我也回到山东大学,参加中文系招生的准备工作。因为“文革”刚过,学校条件较差,接待新生真的很困难,但小平同志说可以招一部分走读生,因此学校决定中文系七七级招两个班,一个班为住读生,一个班为走读生,共计招了79人。全系的教师都很兴奋,几乎是安排了最强的教师阵容,老中青一起上阵。

1978年春,我们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七七级。我也有幸为他们担任课程,并因此与这些“文革”后的第一批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间已经过去30年了,我也由中年进入老年,早已满头白发,但回想这不平凡的教学经历仍然非常激动。我想用“亦师亦友”来概括我与七七级同学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从年龄上讲七七级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年龄段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几岁,因此,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与我的年龄差不多。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因此我与他们的共同语言较多,从这个角度说我与七七级同学也更多的是难得的朋友。而从个人的业务成长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与七七级一起成长的。因为,我1964年毕业后,留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但被系里派到“六四级”担任辅导员。在担任辅导员期间,我只给“六四级”同学讲过政治课。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就停课了,直到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我开始给刚刚入校的同学开毛泽东文艺思想课,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最基本的教材,倒是一直讲了下来。七七级入校后,我担任他们的文学基本原理课教师,以“文革”前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为教材,参考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

基本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得重新备课,实际上是一边讲一边学,也一边清理自己脑子里僵化的文艺思想。而到他们四年级时按照规定要开西方文论课或者西方美学课,但我们教研室没有人手来开课。我的老师,也是我们教研室主任狄其骢老师就鼓励我开课,而我并没有系统学过西方美学。本想到复旦大学跟蒋孔阳先生学习,一边听课一边备课,但因为联系过程中写错了课程名称而耽搁,未成行。于是狄老师就鼓励我自己在学校备课。经过难以想象的困难,我终于写出了《西方美学专题》的讲稿,1981年在七七级毕业前夕为他们讲了西方美学课。当时全国开这门课的学校并不多,而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却将这门课讲了下来,其实这是七七级同学支持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是与七七级同学一起完成的。此后,正是在这次讲课的基础上,我一直讲授西方美学课近三十年,现在还在给研究生讲西方美学的范畴与体系研究。而我在七七级讲授西方美学的讲稿经过进一步的整理修改,在山东文艺出版社以《西方美学简论》的书名出版,得到当时学术界与广大文科学生的好评。回想起来我的所有成果都是与历届同学,包括七七级同学的鼓励与支持分不开的。我觉得七七级同学特别宽容,只要你是尽心尽力地教学,诚恳地对待同学,他们特别能够体谅。我在七七级上了一年半的课,如果包括备课,其实是整个七七级入校阶段我都是与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前进的。从这个角度说难道七七级同学不是我的朋友吗?我永远记得文史楼239教室,我与七七级同学共同学习与探讨的难忘岁月。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我们共同爬过了多少理论的高山啊!记得,有一次七七级同学返校,大家邀请我参加见面会议,有一位同学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莱辛的“不到顶点”的著名美学箴言。真使我感